

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 下册

《書目題跋叢書》出版說明

書目題跋，是讀書的門徑，治學的津梁。

早在漢成帝時，劉向奉詔校經傳、諸子、詩賦，每一書成，“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錄而奏之”（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），並把各篇書錄編輯在一起，取名《別錄》。這裏所謂的“條其篇目”，就是在廣泛搜集傳本、考證異同的基礎上，確定所錄各書的篇目、次序；所謂的“撮其指意”，就是撰寫各書的書錄。劉向所撰書錄，在內容上應該包括：書名篇目、文本鑒別、文字校勘、著者生平、著述原委、圖書主旨及學術評價等，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書目題跋或提要之濫觴。劉向死後，其子劉歆又在《別錄》的基礎上，“撮其指要，著為《七略》”，對後世書目題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此後，隨着圖書事業的日益繁榮，官私藏書的日趨豐富，圖書目錄的著錄形式也變得多種多樣。在官修目錄、史志目錄之外，各種類型的私家目錄解題也大量涌現。

南朝劉宋時，王儉依劉向《別錄》、劉歆《七略》之體，撰成《七志》。《七志》雖無解題或提要，却在每一書名之下，為撰著者作一小傳，豐富了圖書目錄的內容，開創了書目而有作者小傳的先河。梁阮孝緒的《七錄》則增撰了解題，繼承了劉向《別錄》的傳統，是私家解題的創新之作。唐代的毋煚撰有《古今書錄》，其自序云“覽錄而知旨，觀目而悉詞”，可知，《古今書錄》也應該是書目解題一類的著作。

到宋代，官修《崇文總目》，不僅每類有小序，每書都有論說，而且在史部專列目錄一類。這不僅說明圖書目錄的高度發展，而且說明當時對書目題跋的重視，此後的許多官私書目也大都有書目

解題或題跋。尤袤的《遂初堂書目》，羅列版刻，兼載版本，為自來書目之創格。而流傳至今、最為著名的是晁公武的《郡齋讀書志》。晁公武曾接受井度(字憲孟)的大批贈書，加上自己的收藏，“躬自校讎，疏其大略”，撰成《郡齋讀書志》，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私家書目解題或稱書目題跋；稍後的陳振孫(號直齋)利用自己傳錄、積累的大量書籍，仿照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的體例，撰為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並首次以“書錄解題”名其書。晁氏《讀書志》、陳氏《書錄解題》是書目解題的傑作，號稱為宋代私家圖書目錄的“雙璧”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評價《書錄解題》說：“古書之不傳於今者，得藉是以求其崖略；其傳於今者，得藉是以辨其真偽，核其異同。亦考證之所必資，不可廢也。”(卷八五)

到了明代，隨着藏書、刻書事業的發展，私家題跋也日見增多，如徐 的《紅雨樓題跋》、毛晉的《隱湖題跋》，都是當時的名作；又如高儒(自號百川子)，所撰《百川書志》，也部分撰有簡明提要。

入清以後，由於文禁森嚴，許多文人學者埋頭讀書，研究學問，私人藏書盛況空前，私家解題的撰述也豐富多彩。明末清初，錢曾的《讀書敏求記》，專門收錄所藏圖書中的宋、元精刻，記述其授受源流，考訂其繕刻異同及優劣，開啟了以後編輯善本書目的端緒。稍後，黃丕烈的《百宋一廬書錄》和《藏書題識》，注重辨別刊刻年代，考訂刊刻粗精，成為獨闢蹊徑的鑒賞派目錄學著作。瞿鏞的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每書必載其行款，陳其異同；楊紹和的《楹書隅錄》在考核同異，檢校得失的同時，又詳錄前人序跋，間附己意。周中孚號鄭堂，其《鄭堂讀書記》仿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體例，著錄圖書四千餘種，被譽為《四庫提要》的“續編”。至於藏書家張金吾所撰《愛日精廬藏書志》，把“宋、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關實學而世鮮傳本者”，逐一著明版式，鈔錄序跋，對《四庫全書》不曾收入的圖

書，則“略附解題”。陸心源仿照張氏的成規，撰成《皕宋樓藏書志》，專門收錄元代以前所撰序跋，“於明初人之罕見者”，亦“間錄一二”，陸氏“間有考識，則加‘案’字以別之”。上述諸書，既著錄了眾多古籍善本，又保存了前人所撰大量序跋，其中，間有著錄原書或本人文集不見記載的資料，不僅查閱方便，而且史料價值很高。丁丙的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，既著錄明人著作，又留意鄉邦文獻，鑒賞、考證兼而有之。沈德壽的《抱經樓藏書志》則仿張、陸二氏而作，收錄範圍延至清代。繆荃孫的《藝風藏書記》、耿文光的《萬卷精華樓藏書記》也都各有所長。所有這些，都可歸之為藏書家自撰的書目題跋。

此外，有些藏書家和學者，不是為編撰書目而是從學術研究入手，邊收集圖書，邊閱讀、研究，遇有讀書心得和見解，隨得隨記，這便是類似讀書札記的書目題跋。清人朱緒曾性嗜讀書，邊讀邊記，日積月累，被整理成《開有益齋讀書志》，其內容皆與徵文考獻有關，被稱為“方駕晁、陳，殆有過之”。除了藏書家自撰或倩人代撰書目題跋之外，有些學者或藏書家在代人鑒定或借觀他人藏書時，也往往撰有觀書記錄或經眼錄，有的偏重於記錄版本特徵，有的鑒定版本時代，有的則兼及圖書內容、作者行實，這些文字，也可以歸於書目題跋之內。

總之，書目題跋由來久遠，傳承有緒。書目題跋，既可以說它是伴隨圖書目錄而產生，又可以說它是圖書目錄的一個流派。有書目不一定都有題跋，有題跋也不一定有相同的體例、相同的內容。書目題跋既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，又是一種相對靈活的著錄形式。不同的撰者有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學問專長、不同的價值取向，因此，所撰題跋又各有側重、各有特色，各有其參考價值。與普通圖書目錄相比，書目題跋具有更廣的內容、更多的信息、更高

的參考價值，對讀者閱讀、研究古籍，也更能發揮其引導作用。一部好的書目題跋，不啻為一部好的學術著作。而且，近人自撰或編輯他人題識、札記，也往往以“題跋”名書，如陸心源所撰《儀顧堂題跋》、《儀顧堂續跋》，潘祖蔭、繆荃孫等人所編黃丕烈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》，吳壽暘所編其父吳騫所撰《拜經樓藏書題跋記》，今人潘景鄭先生所編錢謙益所撰《絳雲樓題跋》，可見，“書目題跋”之稱，已被學者廣泛採用。

有鑒於此，我局於1990年出版了《清人書目題跋叢刊》十輯，2006年又在該叢刊的基礎上，增編為《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》十九冊，雖說還不夠完善，但已為讀者提供了重要而有價值的參考資料。由於上述叢刊所收書目題跋僅至清代為止，晚清以來的許多重要書目題跋尚付闕如，而已經收入叢刊的，也有個別遺漏，加之成套影印，卷帙較大，不便於一般讀者參考，於是決定編輯出版這套《書目題跋叢書》。

這套《書目題跋叢書》與上述叢刊不同，以收集晚清以來重要、實用而又稀見的，尤其是不曾刊行的書目題跋為主，同時適當兼收晚清以前重要題跋專書的整理本或名家增訂本、批注本；以提要式書目和題跋專著為主，同時適當兼收重要學者和著名藏書家所撰題跋的輯錄本；以圖書題跋為主，同時適當兼收書畫題跋及金石、碑傳題跋。在出版方式上，不採用影印形式，而是按照古籍整理的規範，標點排印，以方便廣大的文史研究者、工作者、愛好者，尤其是年輕的讀者閱讀和使用。

我們希望，這套叢書的出版，能夠得到國內外學者的支持和協助，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2011年10月

整理說明

作為著名藏書家，傅增湘先生先後把所藏編為《雙鑒樓善本書目》四卷，《雙鑒樓藏書續記》二卷，收入善本一千二百三十八種，又把所藏供校勘研究之用的普通書籍編為《藏園外庫書目》，收書三千三百四十七種，十萬餘卷。七十歲時，他又把六十歲以後所收書編為《藏園續收善本書目》。晚年曾重新甄別鑒定生平所收宋元善本，囑其哲嗣傅忠謨先生編撰為《雙鑒樓珍藏宋金元秘本書目》，著錄宋刊本一百零八種、宋寫本一種、金刊本一種、元刊本五十九種^①。

作為著名版本學家，傅增湘先生將歷年南北訪書所見詳記於筆記上，積累至肆拾冊，題名為《藏園瞥錄》或《藏園經眼錄》，1980年經傅熹年先生整理，編為《藏園羣書經眼錄》出版^②。藏園先生同時將所見各書摘記在《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上，隨身攜帶，供外出訪書時參考。因注記內容豐富，後來亦編為《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出版^③。

作為著名學者，傅增湘在收藏古籍善本之始，已經著手校勘。傅先生曾撰有“西涯校書記”^④，記1913年於京師圖書館借居什剎海旁廣化寺時讀書校書事略。倫明《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》曰：“手

^① 參見傅熹年《記先祖藏園老人與北京圖書館的淵源》，《北京圖書館館刊》，1997(3)。

^② 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
^③ 中華書局，1993年。

^④ 《藏園老人遺稿》，國家圖書館藏。

校宋元八千卷，書魂永不散藏園。”^①是藏園手校羣書概況。章鈺《四當齋集》卷十三有詩曰：“豈況富藏更富校，當年研削曾同調。”^②描繪出學者之間研討佳話。校勘羣書所得重要見解集中編為《藏園羣書題記》，該書於民國年間陸續出版，1989年傅熹年先生再次整理結集出版（以下簡稱《題記》）^③。余嘉錫先生該書序言亦曰：“暇時輒取新舊刻本躬自校讎，丹黃不去手，矻矻窮日夜不休。凡所校都一萬數千餘卷。”此《題記》中，處處可以見到藏園校書情形。

晚年，傅增湘清理平生所校書，再命傅忠謨編為《藏園校書錄》四卷，收錄所校書七百九十七種，一萬六千三百零一卷。1947年，首先將生平手校羣書捐贈北平圖書館，當時清點為三百三十七種，三千五百八十一冊，五百餘部，此次捐贈受到當時教育部表彰，頒發“有功文獻”匾額^④。1948年，因家庭經濟困難，傅增湘分兩次出讓少數明刊本及名家鈔校本轉給北平圖書館。此時傅增湘身體狀況日衰，曾囑長子傅忠謨日後將“雙鑒”捐贈北平圖書館，與手校羣書並儲。

傅熹年在《題記》“整理說明”中開首便曰：“先祖父藏園先生研究目錄、版本、校勘之學近五十年。生平藏書二十萬卷，其中經過用善本手自校勘的約一萬六千卷。每校勘一書，都在卷尾綴寫小

① 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55頁。

② 章鈺《四當齋集》中《傅沉叔屬題雙鑑樓圖圖為顧鶴逸隱君作》一詩曰：“萬葉元槩百衲宋，藏園藏書此星鳳。年年香火長恩供，陸沈故園今重遊。百城言言君其侯，賞奇同憶雙照樓。豈況富藏更富校，當年研削曾同調。君兮江海我行潦，琅嬛福地今何托。畫中山水差不惡，出塵我羨西津鶴。”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》三編，第十八輯，臺北文海出版社，1986年。

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。

④ 見諸《北京圖書館大事記》（1909—1982），內部印發。

記，說明此書的學術淵源、版刻源流和校勘的所得。”諸節小記跋識，便是藏園校勘成就另一組成部分。這批手校書進入北京圖書館以後，少數讀者在專書研究中有所關注、借鑒、採納。贈書六十餘年之後，筆者開始進行全面整理，基本依據傅熹年先生提供《藏園校書錄》，首先就藏園先生手自校勘諸書卷尾跋識作一輯錄。

輯錄工作剛剛完成經部之時，筆者已經被小記豐富內容深深吸引，諸如版本來源、尋求善本種種途徑、與友朋聚會、山水雅游、民初政治風雲之變幻，於是影隨彼等境界，甚至曾經追尋藏園履痕，一遊大覺寺和妙峰山。當經史子集四部題跋輯錄完成時，更加欽服其每日校書之堅韌，校例之嚴謹，搜求善本之多，見解之明晰。

在《藏園校書錄》所記載諸書之外，筆者又不斷看到一些本館藏善本書之跋，未被收錄《題記》內，這些善本多為藏園故物，大約是傅先生當年書寫之後並未錄副，於是亦將之輯錄此書中。比如元刊本《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》，卷首有藏園跋文二則，其一見諸《藏園羣書題記》，文字大略相同，另一則跋文撰於戊寅年（1938），記敘此熊氏刊本轉藏涂子厚處原委^①，可知時局動盪，給藏書家帶來的困擾，以及同道朋友之熱心幫助。部分校勘之書，不僅僅只寫小記，亦有長篇，如《東萊先生集》校勘之校本，是宋刊殘本和涵芬樓影印日本內閣藏宋刊本，底本是抄本《紫薇集》，底本上既有張宗祥先生 1919 年校跋，又有傅先生 1937 年專跋，堪可寶珍^②。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。

同時，筆者還得到其他圖書館皮藏曾經傅跋諸書信息，於是訪書、徵求並舉，收穫可觀，以上海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為多。

① 國家圖書館善本部，書號 5745。

② 國家圖書館善本部，書號 382。

如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八年刊本查慎行撰《敬業堂詩集》一書，該書曾經張元濟先生六世從祖手批，與百衲本《資治通鑒》同時為藏園先生所得，特轉張元濟收藏，該書卷四十九之首有張、傅二人跋文，張文刊諸《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》下冊，而傅文從未刊佈，其文生動描述得書曲折經過，字裏行間，與張元濟情誼宛轉深切，頗堪一讀。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，則多與李盛鐸藏書相關。

關於藏園先生校書成就，余嘉錫先生在《題記》之序中曾經如此表達：“至於校讎之學，尤先生專門名家。平生所校者，於舊本不輕改，亦不曲徇，務求得古人之真面目，如段若膺所謂‘以鄭還鄭，以孔還孔’。其於向、歆父子雖未知如何，至於宋之劉原父、岳倦翁，清之何義門、顧千里，未能或之先也。”的確，藏園校書，傾心竭力，有些書，校勘不止一次，使用多種版本，比如，僅《東坡奏議》，就使用五種校本：宋刻大字本（朱筆），圖書館藏，殘本；宋黃州刻本（朱筆），繆、袁分藏；明鈔本（題上加朱圈）；明翻宋本《奏議》十五卷（藍筆）；宋本《諸臣奏議》（朱筆注明）^①。還有些書，是多種相關資料校勘而成，比如，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本《鄂國金佗粹編》^②，就曾據宋刊殘本《鄂國金佗粹編》、家藏宋刊《岳忠文王紀事實錄》、舊抄本《中興四將傳》校勘，又據經鉏堂鈔本補缺字脫文，《題記》為此有專跋。此本綜合多書校勘所得，洵當重視。傅先生還很重視舊鈔本，如明鈔本《薩天錫詩集》跋曰：“余平生見澹生堂寫本，取校時刻，往往多異，以所據多擇善本也。此雖殘帙，寧可忽視哉？”^③又重視楊守敬攜歸的日本鈔本，重視敦煌卷子，等等。再有，過錄前賢批校是藏園校勘不可忽視部分，所過錄何焯批校、陸貽典校跋、

① 國家圖書館善本部，書號 348。

② 國家圖書館善本部，書號 77。

③ 北京大學圖書館 SB/811.159.4445。

黃丕烈校跋、顧千里校跋，以及李盛鐸、朱文鈞校跋等，有些跋語曾經後世人搜集，如黃、顧、李之跋，但仍有些真知灼見至今僅保存在藏園校書中，格外值得珍視。

說到前賢手澤，還應該提到吳慈培校勘。藏園所捐贈五百餘部手校書中，有十數部為吳慈培所校。吳慈培，字佩伯，別字偶能，雲南保山縣人。其祖父吳樹藩，以軍功署涉縣，其父吳炳，為光緒十二年進士，翰林院編修^①。慈培乃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楊士驥之婿^②。民初與章鈺、傅增湘、鄧邦述往來密切^③，好學問，富收藏，精校勘。館藏明嘉靖十五年潘侃前山書屋刊本《山海經》，甲寅年臘月（當在1915）八日吳慈培於此書上過錄吳寬題識，卷末有其跋文一則，曰：“時以久病來京師就醫，今日吐血三口，然猶能伏案校書踰十卷，作楷數百字，或者疾尚未至沉篤也。”^④他因病早卒，過世時，遺言將手校諸書鄭重託付給藏園，《題記·校漢紀書後》一文中曰：“佩伯歿後，其手校諸書，遺言鄭重相付，隱然有依附青雲之意。今得蕘圃校本，乃檢佩伯所勘，比類觀覽……喜奇書之見投，傷良執之長逝，賞奇析異，牢落寡儔，不覺起天地悠悠，愴然涕下之感矣。”在此次輯錄時，筆者也收其中有關藏園之題跋。

藏園手勘諸書，有時請同好代校，曾經請周叔弢先生代校數部，是為學林佳話。有些由友朋共同完成，如清康熙席氏琴川書屋刊《唐人百家詩》，曾以明活字本、宋本、影宋寫本等校勘，是書吳慈

① 方國瑜撰《保山縣志稿·人物·吳樹聲傳》（雲南民族出版社，2003年）附傳。

② 見顧廷龍為《章氏四當齋藏書目》“前漢書”所加按語。

③ 鄧邦述（1868—1939），字孝先，號正閣，江蘇江寧人。與傅增湘同年進士。有羣碧樓藏書。鄧邦述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書目》卷七《中吳紀聞》一書跋語中指出：“余前十年校書殊不工，後與亡友吳佩伯交，見其讎事精能，奄有蟬隱之長，不覺勉力赴之，故續校稍勝。”

④ 此跋全文見諸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。

培、章鈺、朱文鈞受藏園先生邀請，亦參與校勘，本次亦將眾人跋語輯錄其中^①。

此次輯錄整理，僅就跋識而言，未及各書校記，難以全面體現藏園校勘成就，切盼專門研究者能夠深入利用整理其校勘諸書。

由於筆者學養尚淺，在輯錄過程中，一定存在粗疏之處，敬希方家批評指正。

王 菡

2012年5月16日

^① 此本存國家圖書館，書號314。

凡 例

1947年，藏園老人傅增湘將生平手校羣書捐贈國立北平圖書館（即今國家圖書館），據當時交點為三百三十七種，三千五百八十一冊，五百餘部，約一萬六千卷。每校勘一書，都在卷尾綴寫小記，說明此書學術淵源、版刻源流和校勘所得。書上跋識小記，至今六十年首次進行全面整理。在整理這批校勘題識之同時，筆者亦關注國家圖書館和國內外其他圖書館藏書中藏園手書題跋，逐漸訪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數則題跋及日本京都大學藏書中一則題跋，北京大學圖書館、上海圖書館、中山大學圖書館、天津圖書館、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、臺灣“中央圖書館”和中研院史語所圖書館等均有少量經藏園先生跋識之古籍，一一設法過錄。在這一過程中，整理工作遵循以下原則：

一、分類一同《藏園羣書經眼錄》。

二、凡《藏園羣書題記》已有之題跋基本不贅錄。

三、一部書，多人題跋，抄錄與傅增湘有交往者文字，以及與傅跋內容相關之跋。

四、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書，徑標示書號××；非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品，均標明館名。少數無館藏者，係原藏傅熹年處最近移贈國家圖書館之藏書。

五、同一種書校勘多部，以版本遠近為先後次序。

六、明代及明代以前版本標示行款，清代版本不標示行款。

七、題跋中涉及藏書家、學者或藏園友人，只註釋與傅增湘同時代，且有交往者。以遠者多已載入各種工具書，故不註釋。

八、須註釋之人物，只在首次出現時註釋。

九、各書撰者依據《藏園羣書經眼錄》及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》著錄。

十、藏園先生手書跋識中所用“囧”(因)、“段”(假)等字儘量保留。

以上諸則在輯錄過程中逐漸形成，大約仍存在粗疏率意之處，懇請方家指正。

一、經 部

(一)易類

周易略例一卷

魏王弼撰。明萬曆二十年程榮《漢魏叢書》本。此書據天一閣明鈔本校於己未年(1919)。

該書卷末藏園跋曰：天一閣鈔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，宋帝諱皆缺筆，其原可知。夏間南行，得之來青閣架^①。今日略暇，乃取此刻本校勘一遍，佳字亦殊少也。己未八月二十二日，傅增湘。(書號 524)

周易正義十四卷

唐孔穎達撰。宋刻遞修本，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六字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曾經俞琰、季振宜、翁方綱、徐坊、傅增湘、陳澄中收藏。《藏園羣書經眼錄》著錄。自傅氏藏園轉入陳氏郇齋，藏印故又有“郇齋”、“祁陽陳澄中藏書記”之印記。

全書卷末另加白紙，藏園老人手書長跋，文字基本同于《藏園羣書題記》所載，不贅錄。

^① 來青閣，著名古舊書店。原址在蘇州，1913年在上海開設分店。店主楊壽祺在古書業中頗有聲望，精通目錄學，為鑒別古籍版本專家。

國家圖書館文津街古籍館另藏一部乙亥年(1935)傅氏影印本^①，題作“宋監本周易正義十四卷 乙亥嘉平月朔藏園傅氏印行”，卷末亦加白紙，為藏園老人長跋，文字全同上書，惟其落款之後比宋監本之跋多“奉贈 北平圖書館鑑藏 第十部 丙子二月沅叔記於讀易樓”數字。鈐“沅叔持贈”、“藏園祕笈”諸印記。(書號9581)

周易兼義九卷音義一卷略例註一卷

撰者依次為唐孔穎達、陸德明、邢璣。明萬曆十四年北京國子監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，小字雙行同，白口，左右雙邊。鈐有“章印雲鷺”、“紀綱古訓永垂來嗣”印記。甲戌除夕至丙子年(1935—1936)據紹興監本校勘。卷三至卷九、《釋文》、《略例》均未校。

各卷識語如下：

《易》疏序文末跋曰：甲戌除夕據宋刻單疏校定。藏園老人記。

卷一末葉跋曰：乙亥七月初二日校於萬壽山邵窩，宋刊《正義》本為第三卷，至訟卦止。藏園老人記。《正義》改訂一百十二字，其經注先後失次尚不可勝計。

卷二末葉跋曰：丙子三月二十有七日游管家嶺、鷲峰寺、普照寺，遍覽杏林，夜宿清泉吟社，張鐙校畢《大有》、《謙》、《豫》三卦。學易庵主人記。(書號1)

周易要義十卷

宋魏了翁撰。清光緒十二年江蘇書局刊本。癸酉年(1933)據

^① 書號為文津街分館普通古籍 1823。

宋刊殘本校，內中藏園老人朱筆校勘甚多。卷九有抄補，卷十夾頁似摘抄，用藏園稿紙。卷三至卷六無校，函套粘有原書簽：“《周易要義》十卷 江蘇書局刻本 卷一、二、卷七、八、九、十凡六卷據宋刻本手校。”

各卷藏園先生識語錄如下：

卷首末葉識曰：假涵芬樓宋刊殘本校定，時舟行嚴陵瀨。癸酉四月二十日，藏園記。

卷一上末葉跋曰：余從涵芬樓假此殘宋刻，載以北歸。時日軍迫近郊，飛機翔空，潞河隱隱聞礮聲，兵甲環城殆二十萬，居民惶駭，攜家四出竄避，留者一日數驚。余兀坐危城，心情惡劣，殆不能堪。今日弭戰之說似聞有成，意緒差寧，迺重理筆硯，日未移晷，遂竟此卷。聊記之卷尾，俾後人覽之，知老人嗜書如命，雖倉皇戎馬之中，尚鉛丹不輟於手也。癸酉夏曆五月朔，藏園老人鐙下記。

卷一中末葉跋曰：五月初六日宿香山甘露寺，坐聽法松間校畢。時惠文女兒養疴山中已將匝月，余自南游婺江歸燕^①，局處圍城，頗用馳系。祇以敵騎迫城下，居人一日數驚，不敢遠出。近者弭戰之議已開，四郊解嚴，昨夕大雨達旦，炎歎頓解，遠望西山，鮮麗如洗，遂乘興馳車入山，偷得片刻清閒，為此冷淡生活，斯亦入夏以來第一愉快之日也。藏園老人記。

卷一下末葉識曰：初七日薄暮，移硯就香山寺前聽法松下校畢，龍孫侍側^②。山風送寒，可御重棉。藏園老人記。

卷二上末葉識曰：五月初三日校定。清泉逸叟。

卷二下末葉識曰：癸酉端午節校。

^① 1933年4月藏園老人曾到金華一游，有“金華蘭溪游記”（《藏園游記》卷九，印刷工業出版社，1995年）。

^② 龍孫為外孫李治崇。

卷七上末葉識曰：五月初九日校。

卷七下末葉識曰：五月初九日校。

卷八末葉識曰：五月初十日校。

卷九末葉識曰：五月初十夜雨窓校。

卷十末葉識曰：五月十一日校完。（書號2）

周易程朱傳義音訓十卷易圖一卷

宋程頤、朱熹撰，呂祖謙音訓。元至正六年虞氏務本堂刻本，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，小字二十五字，黑口，四周雙邊。鈐“平陽汪氏藏書印”、“汪士鐘讀書”、“鶴儕”、“寒雲秘笈珍藏之印”、“曾在周叔弢處”等印記。《藏園羣書經眼錄》及《藏園羣書題記》均未及此書。藏園丁巳年(1917)跋之。

封面內副葉跋曰：元本《周易程朱傳義》及《詩經朱子集傳》，舊為沈經笙相國家藏書，壬子夏余見之孫伯恆許^①。余今年與叔弢^②兄游廐市，重見此書，叔弢出善價得之。初印精美，至可寶愛。近世收書者喜子集小帙而薄羣經，至宋人說經之書尤無人過問。此帙流轉廐市已五六年，而叔弢獨能銳意收之，所謂讀書者之藏書與流俗耳食者異矣。假讀經月，鄭重歸之，因題數語以志欽佩。丁巳閏月二十六日，江安傅增湘識。

《周易傳義》有“至正丙戌良月虞氏務本堂刊”木記。考虞氏務本堂刊書存於今日者，瞿《目》有宋本《老子道德經》，目後有“建安

^① 孫伯恆(? -1943)，名壯，號雪園。大興人，原籍浙江餘姚，曾任商務印書館北京分館經理。《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》中多次提及。

^② 周暹(1891-1984)，字叔弢，安徽建德人，著名藏書家，與傅增湘為世交。其重要善本捐贈國家圖書館，可參閱冀淑英《自莊嚴堪善本書目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5。